

“次日正午一声巨响，是大世界游艺场中弹，就在法大马路。九莉在窗口看见一连串军用卡车开过，有一辆在苍绿油布篷下露出一大堆肉黄色义肢，像橱窗中陈列的，不过在这里乱七八糟，夹杂在花布与短打衣袴间。有些义肢上有蜿蜒的亮晶晶深红色的血痕。匆匆一瞥，根本不相信看见了。看来法租界比她家里还要危险。午后蕊秋便道：‘好了，你回去吧。’”（张爱玲《小团圆》）

午饭时间，客厅里的百叶窗遮挡着暑热，冰块在稻草窝里，发出丝丝的凉气。墙上挂着几幅画，陆小曼的青绿山水画镶了红木框子，偏在一隅。张爱玲的父亲和继母总是待在二楼。烟榻在二楼。保姆见大小姐回来，赶紧趋前，催她上楼更衣就餐。

张爱玲上楼，一抬眼，继母出现在楼梯转角。继母道：“出去这许多日子，也不禀告。”张爱玲道：“与父亲说了的。”口角演变成肢体冲撞，父亲闻声，下得楼来，将张爱玲踹倒在地，宣布禁闭禁足。

半年后，一个结冰的早上，她终于逃出了大宅子，跳上一辆三轮车，投奔了母亲和姑姑。她用十八岁的脚步，撕破了贵族血亲的网；在她之前，1924年，母亲黄逸梵、李鸿章麾下黄军门的千金，用三寸金莲，踩出了一条女性独立的欧洲路线。

这栋老宅，是张爱玲的“普鲁斯



麦根别墅

特时刻”。逃离老宅后，她再也不曾回去过，但另一个张爱玲的幽魂从未离她而去，大半的青春，大半中年，终缠绕在她内心深处。日后，她的一系列上海传奇作品《私语》《创世纪》《雷峰塔》《易经》《小团圆》《对照记》等重要作品——以家族历史、个体命运为线索，书写了这座城市各种人群的心灵断代史。

都说这幢房子的地址是泰兴路313号。自然照了去找。那是1999年。

众里寻它千百度，没有，没有，人们十分肯定地说没有。街道、里委、警署，一概没有。没有档案可循。于是张子静《我的姐姐张爱玲》便成了一本圣经。

车子在泰兴路和苏州河一带倒来倒去。看不真切，

下车实地勘探。越过苏州河畔的恒丰路桥，石门二路，一个转弯处，路断了，去看门牌，已然到了康定东路——康定东路上，一排清水红砖石库门房子，房子和房子之间用拱券连接，形成和谐的整体，具有鲜明的开埠风格。走过87弄，隐约一幢清末民初模样的红楼，被一家超市挡住了视线。近前，一幢大房子横空出世。

“它是一幢清末民初盖的房子，仿造西式建筑，房间多而深，后院还有一圈房子供佣人居住；全部大约二十多个房子。住房的下面是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地下室，通气孔都

上图：康定东路老宅侧面，与天津老宅的风格相似。图片提供/淳子



右图：康定东路老宅一楼的房间。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后软禁在这里。图片提供/淳子